

天气真好

——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杨丹的气象情结



Colorful
Days



012Z0309947

天气 真好



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
杨丹的气象情结



SBT13/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气真好: 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杨丹的气象情结/宋英杰, 杨丹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080-386-4

I. 天... II. ①宋... ②杨... III. ①宋英杰—自传②杨丹—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3440 号

责任编辑 范 芳

封面设计 马亦卯 飞 虹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联系电话 65263345 65265404

电子信箱 qunyancbs: dem@xinhuanet.com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75

字 数 287 千字

印 数 1 ~ 3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80-386-4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上篇 关于天气预报

- 我们加盟天气预报(宋英杰)/3
- 我和天气预报(杨丹)/8
- 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宋英杰)/17
- 当电视天气预报开播时(杨丹)/22
- 天气预报的姊妹节目(宋英杰)/24
- 天气顿悟(宋英杰)/28
- 我理想中的天气预报节目(杨丹)/48
- 预报中有争议的语言(宋英杰)/52
- 天气预报不准的7个理由(宋英杰)/55
- 国外的天气预报是什么样的(宋英杰)/68
- 与两位总理面对面(宋英杰)/79
- 我们的领导(宋英杰)/83
- 我眼中的历史(杨丹)/89
- 我眼中的历史(宋英杰)/96
- 我和天气(杨丹)/107
- 最难忘的一次主持(宋英杰)/109
- 不做主持人的N种选择(杨丹)/113
- 节目中的差错和罚款(杨丹)/116
- 天气预报小贴士(宋英杰)/121

下篇 关于我们

- 非典期间(宋英杰)/125
- 非典(杨丹)/128
- 关于我们(宋英杰)/131
- 制片人生涯(杨丹)/137
- 青联真好(宋英杰)/140
- 大学时代的片段(宋英杰)/144
- 我的大学生活(杨丹)/152
- 我的婚恋故事(宋英杰)/159
- 我的婚恋故事(杨丹)/180
- 我眼中的杨丹(宋英杰)/186
- 我的同事宋英杰(杨丹)/192
- 喜欢旅游(宋英杰)/198
- 去远方(杨丹)/203
- 年过三十(杨丹)/212
- 天气变化很多但却很单纯(杨丹)/214
- 预报明天(杨丹)/222
- 喜欢晴天的女孩(杨丹)/227

上篇 · 关于天气预报



我们加盟天气预报

宋英杰

1989年秋，单位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与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可是当时我对电视节目没有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觉得这件事肯定很有意思。当时气象节目形态要与国际接轨，所以要培养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好像单位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候选人。

可能因为我在大学里经常参加学校的联欢会、辩论会等文娱活动，喜欢语言表达，毕业后又恰好在中央气象台工作，在一些领导的眼里，我似乎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选。

那几年，我在中央气象台饶有兴致地从事着中期预报（即预报未来4~10天全国的天气趋势），只愿意把做节目当成一个业余爱好而不是饭碗。所以，从1990年3月开始的几年当中，我只是下了班以后配音（节目没出现主持人之前都是进行幕后解说），把从北京到澳门那三十几个城市的预报结果读一遍。

那几年我们观摩了很多国外的天气预报节目，觉得在电视里解说天气是一件很洒脱的事情。主持人看起来非常随意，还随时可以开着玩笑，讲天气像讲故事一样。在欧洲，有很多的老大爷老大娘几十年如一日地担任着天气预报的主持人，甚至某些天气节目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到了1993年的2月下旬，领导告诉我，从3月1日开始，在“天气预报”节目中正式设立主持人，并安排我首先亮相，用现在的话说，叫“首发阵容”。他告诉我说：用1周的时间抓紧练兵吧。

所谓的“练兵”很单纯，就是在演播室熟悉地理位置和镜头前的感觉，把预报文稿

拿过来很顺畅地背下来。因为天气预报节目是采用抠像手段，我们的身后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全国版图，而只是一块蓝布（现在是一面蓝墙），所以尽管我们对地理、对行政区划非常娴熟，但是一扬手就能很到位地指示出某个区域，是需要反复训练的。所以很多年之后，我说我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我的左手，非常敏锐精确。直到今天，到演播室参观的人首先都会疑惑地问：你背后的地图呢？然后模仿着我们的讲解动作，才发现一伸手就能指示到位其实很不容易。

我是个左撇子，就很自然地站到画面的左侧，使用左手。另外中国的天气系统一般是由左至右（即由西到东），人站在左侧更自然一些。这一点被后来的众多天气预报主持人接受并沿用了下来。

其实，当时的天气预报解说词都是表格式的，首先是“在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云系，然后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即所谓24小时预报）哪里有小到中雨，哪里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等等，最后是“明天晚上到后天”和城市天气预报。我们管这种预报文字叫“气象八股文”。那种很固化的表达方式现在看来是很不适合电视传播的，因为完全是在照本宣科地宣读纸面的“天气公报”而已。而那时的文稿对于我们来说如圣旨一样，是不能进行任何润色和修改的。



最早的节目剧照

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保留着一种基本功，眼睛只要用30秒的时间扫一遍，就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500~600字的预报文稿。只要你告诉我台风当前位置（经纬度）和移速移向（如每小时15公里，西北偏西），我就可以马上说出后面的文字。例如：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台湾海峡、台湾省、台湾以东洋面、广东东部沿海、福建南部沿海、东海和长江口区有8到10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有11到12级，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台湾省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杨丹：这种表格式的解说词一直到我95年加盟天气预报节目时，还在被沿用。那时我们还没有专门的节目编导，充当这个角色的是气象台当天预报的预报员。他们拿来的是气象台发布的公文式稿件，对于我们非气象出身的主持人来说，大都是照搬。所以，那个年代，除了宋英杰，我们的节目开头几乎永远是“在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而往往我们所说的某某云系在云图上根本看不到。或者在“今天五百百帕环流形势图上”如何如何。宋英杰所说的30秒记住500~600字的功底我们是绝对有的，从拿到稿件走向演播室，站

在摄像机面前，我们已经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内容全背诵下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节目都非常迅速。而稿子背得快不快，也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制作的同事衡量我们工作能力的标准。有一回，碰到以前教我播音的老师，他说：“杨丹，我总觉得你的节目缺点热情。”当时我心里还嘀咕：“我做节目的时候，挺用劲的呀。”后来和宋英杰第一次有了关于如何做天气预报的交流，才发现之所以主持节目给人的感觉不够精神焕发，是因为我对公文性的台词有了生理性的厌恶。于是在宋英杰的引导下，我尝试着从被动的播报，向发挥主观能动性、洞察天气线索、用自己的方式谈天气过渡。

当然，现在的天气预报类节目已经很多元化了，每一位主持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梳理各种天气情节，形成天气脉络；另一方面预报的要素增多了，服务意识提高了，比如我们关心气温、湿度、风沙，同样是降雨我们也会努力细化是瓢泼大雨还是绵绵细雨，是来去匆匆的雨还是拖泥带水的雨；而且有了很多专项预报，例如专门针对春播和秋收的预报，沙尘、高温、火险、干旱洪涝、地质灾害、环境质量的预报。

3月1日我开始了我的初次亮相，说实话，初次做节目并不紧张。第一，当时我全然不知道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否则我真的会紧张；第二，当时我觉得我有很充分的气象学业背景，观众或许不会象对待专业主持人一样要求我，我只是个票友而已。

杨丹：和宋英杰的不紧张和顺利相比，我在天气预报节目中的第一次却是一次对自信心的重大打击。一个我们只需扫一眼就能记下来的热带风暴警报，在我第一次做节目时，折磨了我二十遍。不知道宋英杰“第一次”的带子是否还被保留，很想看看宋英杰当时宽袍大袖说天气的样子，因为我见到的宋英杰已经能把西装填得满满的了。

可以说，当天的节目录制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但是我已经在聚光灯下出了很多汗，衣服已经开始湿了。当领导和同事推开演播室的门进来向我祝贺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躺会儿。那一天，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天气预报主持人首次亮相的影像资料，如果有，或许会留下我在演播室的沙发里打呼噜的镜头。



1994年与赵红艳、云妮在制作机房

后来很多次看那一天的节目带，我将其称为“恐怖片”，衣服很肥大，为了指地名而左右游走扰乱视线，那时手里也没有指示杆，动作很“泼墨”。而且画面中的我显得很傻，无论笑容还是手势、语言都很生硬。两年后，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人对我

说：你们最早的那个男主持人很傻，你比他强多了。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当初那个人也是我。他那句话一方面说明我当初真的很傻，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也在逐渐地进步。

在屏幕里我都是穿着西装，无论天多热，无论演播室多么“烈日炎炎”——有几十盏灯对着我，演播室里的“高温”观众是不知道的。当然国外的同行也一样。

按照规范，两粒扣西装只系上面的一粒，三粒西装只系上面的两粒。所以总会接到来自一些观众的反映，说我丢三落四总是少系最下面的一个扣子，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因为这样的反映很多，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一答复了。

当时天气预报节目里的主持人给人的感觉是年龄都很大了，显得老成持重。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收到一位小学生的来信，抬头的第一句话是：尊敬的宋英杰老爷爷，您好！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真人”的时候都会惊讶地说：你们比屏幕上年轻多了。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了电视，人就会变得老一些。也许是因为天气预报的形式很规规矩矩，让屏幕下其实还很稚嫩的人活生生地大了二十来岁。

节目播出没几天，大家都觉得主持人用手势来指示地理区域很别扭，也不确切，所以就临时做了一个小棍（后来称为：指示杆），其实是一个小纸筒外面缠上胶布，很简陋，但是拿在手里“指点江山”，讲解的效果还挺好。后来没过几个月，一位来自台湾的老人发现那个小棍不够精致，就特地订制了一个寄给我们。新的棍就显得特别专业了：杆是乳白色的，红色的头，红色的手柄，用着特别顺手。

这个棍一直使用到2002年的6月12日。这时我们又与国际接轨了。因为国外的天气预报一般都使用手势讲解，用指示杆有点象在学校授课的感觉。于是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棍陪伴着我们将近十年，是天气预报节目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了，主持人还不停地轮换，它却每天都值班，每天它都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很多到演播室视察或者参观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拿起它，做出讲解天气的姿态照张相。它俨然就是气象主持人的特征化符号和标志。江泽民同志曾经说：“我特别关心气象主持人的棍往哪儿指。”这可能是这根棍所得到的最高的奖赏了。

那些年，这根棍每天都放在演播室里主持人放稿件的台子上，主持人开始背稿子的时候也会习惯性地拿着它，似乎背得会更快。我的影集里保存着大量的我和它合影的照片，每每想起非常怀念它，因为它记录着也见证着我们第一拨气象主持人的职业历程。



1996年节目演播过程中

很遗憾的是，2002年我们更换演播室，搬家忙乱的时候大家把这根棍遗失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战友。如果谁拿到它，一定要好好保存，它可以算是天气预报“国宝”级的珍贵文物了，历史价值比宋英杰和杨丹要高得多。



杨丹手中那根指挥棒比她的工龄还长

杨丹：那根令人怀念的小棍不知在哪里静静地躺着，它曾陪伴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寒暑交替、春来秋去。有朋友问：“你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认出你来吗？”我说很少。我老公开玩笑说：“你得手里拿根小棍，后面背张地图，人家就能想起你是谁了。”可见小棍那时确实是天气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标志。这根小棍在彻底离开我们之前也失踪过好几回，在小棍“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们手里的替代品花样百出。有用笔的，有用报纸卷成筒状的。报纸做得倒

是简单，可以就地取材，废物利用。但有时没弄好，说着说着“小棍”就散架了。后来改用手势讲天气，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太适应。手势也千姿百态，有兰花指、有二指禅、也有五指山。还有位主持人手势比较高难度，指华北的时候还是五指并拢，到了华南，除了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突然叉开成剪刀状。这都是说的过程中一些情不自禁的习惯动作。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和观众才共同习惯了没有“指挥棒”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是站着在屏幕里讲解天气，于是养成了气象主持人所特有的三种生活状态：站着工作、坐着吃饭、躺着睡觉。只有站着的时候思维敏捷、情绪高昂。开会的时候坐着发言，总是找不到感觉。

似乎“天气预报”节目从来就没有自我宣传的习惯，我们也并没有把“天气预报”第一次设立主持人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时《中国青年报》的一篇专访《屏幕里“蹦”出个气象先生》很能够代表大家的那种很意外的感觉。慢慢地，“气象先生”和“气象小姐”成为一种很时尚的词汇。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自己对这样的词汇其实很生疏。在单位，都是很习惯地被“小宋”、“小杨”地叫着，倒是最近这几年，“宋老师”、“杨老师”这样的称呼凭空地冒出来，好生地不适应。在这个圈子里，“老师”这个称呼已经成了一种流行性的语言灾害了，只要你年龄大，你就是“老师”，不管你是否具备老师的学识或者老师的功能。好在我们几个人之间还是直呼其名，一直没有养成那些烦琐的客套。

我和天气预报

杨丹

我最先接触的天气预报是外婆嘴里的各种谚语，老人家种过地喂过猪，多年的生活经验让她对大自然的规律了解的很清楚。外婆懂得看天，那时她常说什么“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意思是如果晚霞满天，那第二天一定有好天气，如果朝霞挂在天边，那这天下雨的机率就很大，出门一定要小心。还有月朗星稀，第二天肯定晴天；如果月亮变得模糊，那第二天很可能会刮大风……年头太久我记得也不是很准确了。上初中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因为离学校近。早晨出门时，外婆总是先跑出去看看天然后嘱咐我是否要带上雨伞，不过我多半是偷懒不愿带的。放学时如果下起倾盆大雨就不管不顾地往雨里冲，淋个落汤鸡回家，换了衣服坐在被子里，边喝姜汤边听她心疼的埋怨“不听老人言”。



刚刚加盟天气预报时的节目照片

也有从广播里无意听到来自官方的预报，大都是一个缓慢的冰冷女声在说着“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觉得离我很远。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吃晚饭时，和爸妈看了新闻联播之后，偶尔也瞄到有天气预报，不过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只是觉得有个穿红衣服的短发女主持人端正的在一个绿色的背景前面说着什么。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也站在了新闻联播之后的地图前，不过随着节目的发展，我们的预报图有了各种形式和颜色，天气预报节目的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不知道当人们想起天气预报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会有

什么样的色彩出现呢，希望是丰富多彩的吧。

宋英杰：小时候经常听到气象台以记录速度发布：在今天5500米高空，有一个低压槽正在移向我市……所以那时我特别想告诉做天气预报的叔叔阿姨们，能不能把天气预报报的让我们孩子也听懂。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天气预报老不准，外面正下着雨，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还是“多云”。上高中的时候，一次除夕之夜，其他的电视节目都张灯结彩，很有过年的气氛，只有天气预报画面一脸的严肃，解说员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我很想给他们提意见。不知不觉地，“他们”变成了“我们”，我们正在努力使天气预报充满人情味。

怎么站在了左边

当我加盟天气预报节目时，想也没想就和所有的“前辈”们一样站在了地图的左边，后来聊天说到了为什么要站在左边，发现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第一位男主持人宋英杰同志是个“左手使刀”的人，再后来总结发现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当年宋英杰这一站还站得挺科学的。因为天气变化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中东部地区，这里人口聚集经济发达。而从构图上看，主持人站在地图的左边看起来也是最舒服的。

可是也有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总是有新疆西藏的朋友或委婉或激愤地写信来说：你们怎么总是把我们新疆西藏的地图给挡住了。观众想在七点半这个天气节目里完完整整看看自己所在地区的版图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不能变成透明人啊，如果把地图缩小留出一块空间给主持人，那么天气信息会变得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是尽可能的让自己靠边站，有时候不小心主持人只留了半个身子在画面里还在那里微笑地说着。我们也试过来回走动，但发现要说的东西全都在我们的右侧，而冷空气经常光顾的第一站新疆北部，时不时下着雪的青藏高原东部基本不会被站在左边的我们挡住，其实我们挡住的是几乎没什么人居住的荒漠，如果观众连荒漠也想看一眼，那我们只能遗憾原来主持人还没有荒漠有魅力。

我们的节目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天气的变化，带领大家看需要看的地方，如果专门想看地图，那不如买张大地图钉在墙上，那样看起来多过瘾。

宋英杰：当初我很下意识地站在了左边，其实后来仔细一想还很有道理：中高纬度的大范围天气变化一般都是从西到东的。等于是主持人站在天气上游，指点天气走向。

当然，每一寸国土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经常得到来自西部

的来信来电，指责我们的身躯挡住了新疆西藏的一部分。其实只要有主持人在，就会遮挡一部分地理信息，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遗漏天气信息。另外，为了让大家看到的更多，我们尽量减减肥，在屏幕上少占空间，不过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比杨丹更艰难一些。

越说越快的天气预报

有相声里说天气预报主持人是全国说得最快的主持人，也有观众给我来信说看了我的天气预报心脏病都快犯了，说得太快了。首先，因为我们的节目影响了这位朋友的健康，我想对他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实话我也很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其实翻看我开始做天气节目时的录像带，那时的我或者我们语速都是非常平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的内容在不断地增加，有了各种和天气相关的预警，有了除24和48小时之外更长时间的趋势预报，还有对天气总的分析概括，还有24节气介绍等内容。而节目的时间却是不变的4分钟，抛开城市预报的固定时间，留给主持人的只有1分半，我们都成了和时间较劲的人。

有一次我值班碰到4个警报，台风警报、暴雨预报、地质灾害警报、还有森林火险警报，再加上常规的天气预报，说得我都快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而且都是人命关天的警报，那天我连对观众微笑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同时我们为了让节目不是干巴巴的纯信息，还要尽可能的增加点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在心里喊“神呐，请多给我一些时间吧”。不为多活几天，只为能够娓娓道来。

宋英杰：其实生活中杨丹说话慢条斯理，只有进入演播室才会以每分钟500到600字的速度进行机关枪扫射。我们的很多语言都是格式化的，有人称我们快速说话是“累嘴不累心”。我们每次做完节目回到家，连一句话都不想说。我们的瞬间记忆能力都非常强，一般拿到预报结论后，能在从机房到演播室的短短20米路，把500字左右的预报文字背下来。但是我们浑身上下磨损最厉害的不是大脑，而是嘴和舌头。我经常和杨丹说，我们应该进行口腔健康的保险。我们都曾经很多次梦见自己的嘴再也不会说话了，然后惊醒，吓出自己一身冷汗。有一次，杨丹的嗓子说不出话了，她度过了一段“累心不累嘴”的日子。有人说，你们说话速度快，吵架的时候可以占尽便宜，但可惜的是，我们都不太会吵架。

我们也希望，天气预报的语速能舒缓一些，但是节目信息量太大了。2004年的“两会”期间，有40多位代表和委员提出天气预报的时间再增加1分钟，这是我在那个春天所听到的最温暖的消息了。

祖国在我心中

常常被问道，听说你们身后没有地图，你们怎么能指得那么准。宋英杰的回答最有趣：“因为祖国在我心中”。如果去我们的演播室参观再看我们演示一番，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我们的背后确实没有地图，而是一大块象海一样的蓝色墙壁，这是为了抠像的需要。所谓抠像，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通过电脑把图像中有蓝色的地方都扣掉填上另外的背景，比如我们的中国地图。所以如果穿蓝色上去，那么在屏幕上我们会变成只有脑袋和双手的“怪物”，这样倒是不会挡图了，不过会把观众吓出心脏病来，所以我们的服装是不能有蓝色的，这让我很遗憾，因为我喜欢蓝色。

现在就要说到如何在背景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指得准确的问题了，在我们的侧面有一个监视器，和家里的电视是一样的，在监视器里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把我们人和地图合成好的图象，这样一抬手就能看到自己指在了什么位置。大家会觉得原来很简单呀，但一抬手一伸胳膊的分寸都是需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有来参观的朋友试着去指，让他指北京，结果要么就指到了海上，要么就指到了蒙古国。尽管可以看到指在什么位置，但是要在虚拟的空间里指得到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地磨练和适应的，所以宋英杰总结的“祖国在我心中”一点都没错。

宋英杰：很多人一直还认为我们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地图。但其实我们的身后只有远远的一面蓝色的墙。我们最早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建立这种空间感觉。

很多到我们演播室参观的人模仿我们的样子比划，都发现一伸手就指到正确的地方非常艰难。十多年来至今还没有参观者能说哪儿指到哪儿。地理方面的基本功也是要逐渐培养的。全国的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要了如指掌，哪里有多少人口、什么样的地形、不同季节都有什么样的作物。重要的城市、河流、山脉、盆地、高原、沙漠等等都要烂熟于心。从2002年开始，我和杨丹承担国际频道的天气预报，对各大洲、各个国家、重要都市、一些大国的省或者州、各种河流、山脉、各种气候类型。我们还相互提问，比如土耳其附近的海和海峡有哪些，答曰：地中海、爱琴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黑海、里海等等。所以我们经常说自己是地理系毕业的。

对地理位置熟悉，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和各地的人谈他们的家乡。

星气象

因为2004年3月得了个气象主持人的奖，所以被不少媒体轮番地采访。被采访时大多

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对星气象怎么看？”没看过只听说过，大凡说到这个节目的人都是——一种暧昧的口气“你看了星气象吗？”“没看过，什么样的节目啊？”“挺敢做的，有点那个。”“哪个啊？”“那个啊！”描述者边说大都要边挤挤眼睛。其实所谓的那个就是节目一开头的意味不明的可疑的声音，还有号称星姐的主持人的仪态万千。

有人说这是用美女来包装气象，我看不如说是披着气象外衣的娱乐节目。大家看了也就是一乐，现在人们生活压力那么大，看看美女轻松一下没什么。但是看完了硬是要拿我们的气象节目来做比较，那有点牵强。不同节目提供不同的需要，我们的节目提供真正想要了解气象信息的观众所需要的，我们有纵观全局高屋建瓴的7点半的“天气预报”，也有清新感性的2套早间的“第一印象”，有分类清楚的“海外天气”、“交通天气”、“体育天气”和“旅游天气”，只是分布在不同的频道和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对节目的宣传本身做得也不够，所以大家一说天气预报节目仍然指的是晚上7点半黄金时间中央一套的那个节目。

各种议论也反映了对我们单一呆板的节目形式表示不满，主要是7点半的节目，我们一直在努力把节目做的更生动，更贴近生活，和过去比我们的节目可能是有了不小的进步。从原来的“在今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有了根据每天不同的天气变化而设计不同内容不同开头的不同风格，从原来被动的报天气到现在的分析讲解天气等等。只是和其他电视节目发展比起来，我们前进的速度太慢，这个节目确实需要大改进，但这不光是节目本身的问题，还有制度问题等等诸多客观的因素，那可不是我们一句要改就能改得了的问题。当然无论怎样改，它也得是气象节目，像那种让人挤眼睛的节目我们是不做的。

宋英杰：2003年夏天稍纵即逝的“星气象”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的口舌之争。也引发了到底是“情色”还是“色情”的争论。你说它是气象节目吧，它的主要内容和氛围和气象并没有什么关系，你说它不是气象节目吧，它又捎带了两句天气预报。而且它打出的口号是“美女报天气”。当然杨丹也是美女，而且已经报了10年天气了，我们也没有把这个当作节目的招牌。

最近一些年，一些搞电视的人有了一句口头禅：“这年头，谁不想鼓捣鼓捣天气预报啊！”原因很简单，天气预报的收视率高，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新闻联播”收视率也高，但只是没有人敢“鼓捣”而已。刚开始有相声和小品“鼓捣鼓捣”天气预报，后来一些电视节目也不甘寂寞了。“星气象”是“鼓捣”得最过火的一个。

星姐主持人在暧昧的音效和灯光的烘托下，随手介绍一下天气，就开始了